

“朋情以郁陶，春物方骀荡。”南北朝诗人谢朓此句可衬托先生彼时心境。1919年前后投身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风云人物过早投身现实革命，昔日的朋党同僚陷入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唯有不断写作和批判的春情舒放，不可辜负。

身现实革命，昔日的朋党同僚陷入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唯有不断写作和批判的春情舒放，不可辜负。我们熟悉的鲁迅是桀骜不驯，睚眦必报，对封建礼教、旧时传统、人性丑恶、国民批判容不得半点沙子；但这只是冲锋在前的某种片面，鲁迅的复杂和庞杂，远非几个概念和系列小说能囊括。

先说传统与叛逆。“大多数研究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，实际上鲁迅和传统有很深的关系”（钱理群）。看起来先生对传统文化批判猛烈，但骨子里他很传统，也最了解，既深知其优长，且身体力行地发扬。他认为和自己最像的中国历史人物是阮籍、嵇康，他不遗余力，经年不断地修补《嵇康集》；《鲁迅日记》中很多记载：1921年二三月又校《嵇康集》，1922年2月8月又校《嵇康集》，1924年6月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下卷印成。同月又校《嵇康集》，并撰校正《嵇康集》序，凡此种种，都寄托了先生对魏晋风骨人物深恶世事，超然人间，心游万仞的渴望。他内心的“硬骨头精神”不仅是“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”，更是“广陵散”的毅然绝唱。

再谈中外辩证。大家可能熟悉鲁迅在《青年必读书》中的惊世骇论“我以为要少看，或者竟不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为而已”，其实这只是应邀在必读书单中的附言，真正的书单是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”（《京报副刊》）。鲁迅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当年和兄弟一起合编《域外小说集》之事犹在记忆，怎么就不曾留心过？鲁迅阅读广又深，他对日本小说和诗歌涉猎巨大，如1920年译小路实笃的戏曲《一个青年的梦》，1924年译厨川白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，由此更涉及欧洲经典，尤其是德国，尼采的超人哲学，珂勒惠支、梅斐尔德的版画，鲁迅深深服膺，这一半来自他幼年临摹古典小说中的绣像画的经历，剩下则来源于对艺术的敏感。他特别关注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列思想，1920年中，鲁迅就接触到陈望道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后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《政治生活》，还购买了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。就连经典的《狂人》的“日记体”也是源自西方现代

文学，其序又是不折不扣的文言风格。

三论《野草》。鲁迅上述那些小说，早早就进了义务教育的体系，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圭臬。而从文字、思想来看，深邃幽远的代表则是散文诗《野草》。对其解读，也要放在新文化的大背景下。鲁迅自己写道，“后来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，并且落得一个‘作家’的头衔，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，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，叫作随便谈谈。有了小感触，就写些短文，夸大点说，就是散文诗，以后印成一本，谓之《野草》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自选集自序》）。1924年9月15日第一篇《秋夜》诞生，共23篇瑰怪冷峻而意境清奇的作品，构成了鲁迅非常自我、恣意妄为的一面。小说要“须听将令”，自己的《野草》则野蛮生长。他把中国文字的游戏性、装饰性、音乐性、陌生化、情绪化发挥到极致，例如几乎成为阅读理解经典的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（《秋夜》），再如影子的呢喃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，就会有影来告别，说出那些话”（《影的告别》）。整个文集就像黑色的眼睛在色彩斑斓中看着你，无处可逃。

鲁迅在《小杂感》中有一句，“曾经阔气的要复古，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，未曾阔气的要革新”。他复古、现状、革新都不要，因为不理想，但他都在践行，因为无路可退，“没一处没有名目，没一处没有地主，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，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，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”（《过客》）。所以他写作，他翻译，他编辑，他出版，他版画，他设计，他讲座，他教课，他为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，而珍不珍惜似乎变成了当代人的命题，不过先生其实也并不在意。（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）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